

# 大鲍岛

◎ 周常温



修缮一新的广兴里。记者 辛隆 摄

它们在建筑形式上的差异。“院”沿用了“里”的模式，但规模普遍要比“里”大得多，内院的公共区域则相对要小，经常是由众多小院组成的多进大套院。一个大的“院”群落，通常设置三四个主要出入口，每个出入口处设置一个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在每个小院内设置一个公厕，而房间设置则与“里”基本一样。

我翻阅《阿尔弗莱德·希姆森回忆录》获悉，大鲍岛里院是由德国希姆森建筑公司(即祥福洋行)规划设计施工的。建筑设计师阿尔弗莱德·希姆森于1898年来到青岛，创办建筑公司，主要进行公寓住宅设计建造。“回顾一生，我最大的成就莫过于1898—1914年在青岛经营建筑公司。”青岛里院建

筑形式的创立者之一希姆森在书中写道。

里院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洗礼。悠久的历史让里院在空间布局、装饰造型与建筑技艺等方面，发生了许多不同程度的变化。

彼时，在大鲍岛区、台东镇和台西镇均建造了里院住宅，其中大鲍岛区最为典型。青岛的里院多为由二到三层的木结构房屋围成的院落，后期也有四到五层的砖混结构。大多数里院平行街道而建。

里院早先建造的规定很严格：“住房不能高于两层，并且只允许75%的土地面积用于建筑房屋……用于长期居住的空间，每人至少必须有5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建筑层高至少有2.7米。”青岛复杂的地形和道路网左右了里院多样化的院落空间，总

体上有“口、日、凸、目、回”等形式。

1933年，据青岛市政府社会局调查统计，全市共计506处里院，房间16701间，住户10669家。1948年达到760个里院。住在这里的市民主要是收入较高的政府小职员、企业中小职员、中小学教师、小业主、技术工人等。至于大多数普通工人，则只能居住在大院。

各种手工业者在大鲍岛也找到了生存之道。其中，柴火市生意兴旺，使周边形成了兼具娱乐和餐饮的劈柴院。

我造访大鲍岛博物馆，步入其中，浓厚的历史与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在《百年风雨》《里院建筑》《历史事件》《鲍岛文化》《大鲍岛与历史名人》等展区，承载着大鲍岛印记的一幅幅旧图片、一块块旧牌匾、一份份旧资料、一件件旧物品，穿越时空，在向人们讲述着它的前世今生。我俨然听到了历史的回响，听到了那些老街故事、老店故事、老人故事……

1925年，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优秀领导人李慰农，就是在大鲍岛一带组织和领导青岛全市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7月26日，他从大鲍岛返回四方时被捕。7月29日，李慰农在团岛壮烈牺牲。

大鲍岛是青岛华商的聚集地。“巨商大贾莫不扩张其贸易，而获利则丰厚矣”，其领衔的青岛第一商圈，造就了“老街里”的美名，在城市百年的商业版图上流光溢彩。童谣唱道：“一二一，上街里，买铅笔，买橡皮；再买一个泥老虎，咕嘎咕嘎两毛五。”民族零售业、餐饮服务业等依托商圈的肥沃土壤，凝聚诚信至上的品牌理念，造就了春和楼、谦祥益、瑞蚨祥、亨得利、宏仁堂等一批响当当的老字号企业。

我信步广兴里、太兴里、百禄里、鸿吉里……走过不同的里院，如同置身不同的悠长画卷，欣赏不同的市井风情，回眸不同的传奇人生……我默立静思，抚今追昔，脑海里翻腾着青岛百年的风霜雨雪，感慨万千，心潮澎湃。

## 桃园随想

◎ 王晓峰



立春了，春风叫醒这一亩桃树。积蓄了整个冬天的能量输送到桃树全身，每根灰色的枝条都泛起了红，枝条上的每个芽点都鼓着劲儿，托举着新生的花苞。一层毛茸茸的包衣，过不了几天，就会被快速生长的花苞撑开，露出娇嫩的粉。

春分刚过，几朵性子急的花苞已经迫不及待地探出头来，要将春天探个究竟。这一脉山，这一座村，有了这一亩桃园便分明了四季。

风停了，我睁开眼睛。

看这当下的五月，桃花落了，叶子长了，树枝上生出很多的小毛桃。此时，正在进行一场优胜劣汰的自然竞赛，有的会跌落到树下的泥土里，有的被花托包裹着，有的已然悄悄成长。如果一棵树的果实过多，还是需要有人修剪的。

我坐在五月的桃园里，想说：“春日里，桃林下，年华斗转，风催芽。故人才举三巡酒，怎知已过十载茶。”

转眼已过小满，留下的果实逐渐饱满起来，我想象着吃上桃子时的那份惬意和满足，感觉这一轮四季没有白过。（周晓方 编辑整理）

## 玻璃缸里的鱼

◎ 何美鸿

常言说，水至清则无鱼。那至清的水当然不会是激湍的湖，也不会是潺湲的江，更不是浩渺的海。一尾款款游动的鱼，可以向着溪涧与湖泊，向着江河与海洋自在地漫溯涵泳，展尽它不羁的生命。

庄子说，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庄子说的一定不是缸里的鱼。没有人意识到玻璃缸里的鱼是否也快乐，它的存在只是为了人的快乐。

美丽可能让人获得特殊的际遇，对于一条鱼也同样如此。生活在玻璃缸里的鱼，只是为了予人以视觉的愉悦而存在。美丽使它从溪涧与湖泊，从江河与海洋，从它遥远的故乡辗转投向这样不足一立方米的狭小水域而仅供人观赏。

环境与它不能说不匹配。玻璃缸的水底遍布着浅灰、黄褐和深黑的鹅卵石，还夹杂着好些晶莹剔透的并饰有斜纹的雨花石。里面还耸立着亭阁楼榭，布陈着假山拱桥，种植着红花碧草，所有美丽的装饰都是为了映衬玻璃缸里的那条鱼。只有那条鱼是活生生的存在，是唯一真实的生命。

这条弱小到即便在局促的玻璃缸里，人们也要用目光认真搜寻才能发现它存在的鱼，稍一听到玻璃外的动静就会仓皇游窜。玻璃缸里的鱼是孤单的。如果它是生活在湖泊，生活在河川，或许它有成群的鱼族为伴，彼此相伴相生。也许，它适逢一只如透明伞状浮游在水中的漂亮水母，彼此会窃窃

地议论上几句关于水中的世界；也许，它偶遇一只背着笨重外壳伏在水底的百年老龟，相互会静静地交流上几句关于岸上的光景？子非鱼，安知鱼之孤与不孤？也许，玻璃缸里的鱼早已习惯了安稳地享受着这营造出来的人工天堂；也许，它其实日夜盼望着回到河川的故乡。

生活在玻璃缸里的鱼似乎是安全的。它永远不必领受与其他水族弱肉强食的厮杀，也永远不必体尝误入渔夫渔网里的垂死挣扎；它永远不必感知抛入水中钓饵的诱惑，也永远不必忧惧庖厨刀俎的宰割……可是，一条仅能在这逼仄空间里来回游弋的鱼，永远聆听不到涧水的声响，欣赏不到湖心泛起的涟漪，体味不到江海的骇浪惊涛。它也永远无法想象“相响以湿，相濡以沫”是如何一种境遇。

玻璃缸里的水在电泵的作用下日夜哗响。玻璃缸里的鱼足以颠覆“水至清则无鱼”的规律。或许它从未意识到，在这方清澈而局促的水域，它就是自己的规则和定律。子非鱼，安知鱼之思？也许，自从被送到玻璃缸里的那天起，它就看清了自己平庸的宿命。没有另外一种生命选择的玻璃缸里的鱼，没有人留意到它是否用泪化作玻璃缸里的水来喂养自己。也许，它一直睁着眼睛，原本只是一直努力地想在那透明的玻璃缸里觅得一条通往河川的路。

(周晓方 编辑整理)

四月初，城阳区惜福镇傅家埠东侧王乔亩下的桃花开了。

有幸遇到晨雨初霁，两面青山青似洗，白云朵朵山中起。阳光洒到桃树上，是彩色的，苍劲有力的主干，蜿蜒的分枝都透着黑亮。桃花微微展开的花瓣散发着淡淡的香甜，这份娇羞粉嫩呼之欲出。偶尔会有几片油绿油绿的小叶子，顶着水珠，探出半个身子来凑热闹。身在桃园里的人却不敢多说一个“美”字，生怕一出口，就会搅扰这“桃花源”。

一亩一亩的桃园从农家院子连接到山下。半个月的花期，使这里成了“打卡”胜地。“人面桃花相映红”记录在赏花人各自的手机、相机里，偶尔还会有蜜蜂抢镜。有的赏花人留下桃园主人电话号码，等到桃子成熟时，找个周末，带着家人，约上朋友再来相聚；有的人却意不在花，更在乎挖荠菜、苦菜，享受大自然春光的野趣。

暮花期，我光脚踩在松松软软的土地里，刚钻出土的青草还没来得及褪去黄色。一阵疾风吹来，粉白色的花瓣如雨似雪飘落，我闭上眼睛像纸鸢在晴空飞舞。

我回想这满树浮动盎然春意之前，桃园里却是一大片洁白。

那时正值正月，连续两场大雪，随着几只喜鹊的扑翅声碎雪簌簌飘落。踏雪进入桃园，几根树枝在雪地里露出大半截，这是前些日子请技术人员修剪的，如何疏剪枝条直接关系到开春后桃树的开花和结果，与家里的收入息息相关。望向不远处青白相间、绵延起伏的山峰，期待着每一朵花盛开得热烈。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



# 环境保护在心中 垃圾分类在手中

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